

武斗是越来越升级，桐梓花最有名有一个“柳  
 柳人”。其实他们并没有全拿柳头，而是柳花后来有梦脚  
 功夫，他们的柳打善战佐临善令闻之丧胆。312国道  
 是通过柳花，又是丹凤与安岳的交界地，这里战斗中两  
 派争抢的羊口。善善令口势，临善令的人作鸟兽散，我

# 我是农民

贾平凹 著

长篇小说系列



：吉端人家的烟土——那时安岳地已种有罂粟——  
 刘柳林就和他一抱崩了。需善令其父之遣信，也喜  
 以柳花抱，但他们的枪法不佳。英卡上并没有枪到临善  
 令出境的人，可是在一个晚上，父政从安岳回来，已经是个

# 我是农民

贾平凹 著

漓江出版社



长篇小说系列

原本  
贾平凹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农民/贾平凹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4

(原本贾平凹·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5407-6506-4

I. ①我…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4339号

## 我是农民

---

作 者 贾平凹  
策 划 刘景琳 石绍康  
责任编辑 杨志友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9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506-4  
定 价 22.00元

---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出版说明

“原本贾平凹”系插配原始手稿的贾平凹代表作品的选本。“原本”不是通常意义的“全本”，也不是“未删节本”的概念，它是采用部分原始的手稿与现在的成书相应映衬，让读者能够在参照中读出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即文学创作最初的萌动与直觉，领略作者语言艺术的锤炼技巧，还可以在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作者书法艺术的气韵流动、触处生春的一种特别的版本形态。

于当今文坛、书苑，贾平凹可谓两栖圣手，但现有已付梓的文本让我们只是看到经典文本的结果，而看不到经典文本具体形成的过程——“原本”则让我们既看到结果还能看到这个结果孕育的过程。原始手稿是粗糙的模糊的，原始手稿与现在的成书也不完全对应契合，但原始手稿是经典作品的胚胎和温床，手稿里的涂改增删潜藏着作者内宇宙的丘壑万千、波诡云谲。

慢慢走，欣赏啊。

## 目 录

### 自报家门 / 001

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

### 初中生活 / 007

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从没和人打过架，也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个子矮，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我没恼过。我虽然体育成绩不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跟着队员跑过来跑过去，就觉得没意思了，再也不爱球类。我在没人时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只是牙不整齐，后来就羞口了。

### 回乡 / 019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

## 贾氏家族 / 027

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度过。当我后来读了《红楼梦》，其中有些人际关系简直和我们家没有多大的差别，可以说这个贾家是那个贾府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 棣花·社员 / 033

村里人都开始夸我是好社员，但我知道我不是，因为好社员是能犁地、能扬场、能插秧和拥红薯窝子，这些我都不会，甚至我连像样的农具也没有几件。

## 记忆——“文革” / 049

我曾接待过几个欧洲记者，不知怎么谈起了阶级斗争。他们说，真正有阶级斗争的是西欧的国家，斗争异常激烈。有人是代表着大资本家利益的，有人是代表中低产阶层利益的，谁上去就为谁说话。所以，为议会席位的斗争是具体而实在的。他们弄不明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何以能成为一个对立的阶级而那么长期地斗争下去？

## 逆境中的父亲和我 / 071

父亲被揪出来了，他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下放回原籍劳动改造。一夜之间，颜色变了，我由一个自以为得意的贫下中农成分的党的可靠青年沦为将和老鸦与猪一般黑的“可教子女”，虽然这名字还好听点。

## 暗恋 / 085

我知道我是爱上她了，我也明白我与她绝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辈分异

同，宗族有仇，而我家又沦落成入下之人，但我无法摆脱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圪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上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是有她了，陡然地精神亢奋……

## 办报（工地战报）/ 099

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是有他天生的一份才能的，但才能会不会挖掘和表现出来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的。极少数的人获得了展示他才能的机会和环境，他就是成功者。

## 故事外的故事 / 107

我常常想，她只要能主动一分，我就会主动十分，可她似乎没有那一分的主动。我一生胆怯也就从那时开始了，而敏感和想象力丰富也就在胆怯里一点点培养了。

## 初恋·上学 / 117

我回过头来，望了望我生活了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颗泪子。这一去，结束了我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

## 自报家门

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

昨天下午，我把钥匙和电话本丢了。

我原本一直将电话本装在上衣的口袋，钥匙也是拴在裤带上的，但一个朋友送给我手提皮包后，电话本和钥匙才装进去一天就丢了。电话本和钥匙怎么能不带在身上呢？这有什么难看的？现时的中国人，即便一个街头饭店摘菜洗碗的小工、司机和妓女，甚或是政府大楼里的处长和厅长，谁不是电话本装在口袋，钥匙那么一嘟噜地挂在裤带上？！那个该死的出租车司机——我吃过许多出租车司机故意弄坏计价器乱收费的亏，我灵醒了，上车前看了一下他的车号尾数是12——我说去雁塔路8号。他说8号院，那是省委家属院呀，你家住在那里？我怎么能住在那儿，没脑子，住在8号院我能搭你的出租车吗？！我是为一个亲戚的就业去求助姓周的领导的。“我看你也不像8号院的人！”长舌的司机立即对我不以为然了，他开始哼着一首流行歌曲“走呀走，走呀走，走过了多少年华……”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险些撞着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他骂了一句“仄”<sup>①</sup>，同时一口很稠的痰从车窗吐向那人。我知道这司机一定是城里的泼皮出身，就不做声。他却从此粗话再不离口，不停地指着路边的年轻女人说：“小姐！”“又一个小姐！”他看穿得暴露的女人都是小姐，开始骂妓女就是妓女，偏大名叫“小姐”！生殖器叫得再文雅还不就是个××吗？他骂贪官，又骂污吏，骂美国，也骂伊朗，骂下岗的工人多，骂街道的路不平，又骂股票下跌了，骂白粉也不纯，骂除了娘是真的什么都成了假的。他说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交通警察，“我要是不开车了，我须杀几个交警不可！”我害怕起

---

① 仄：陕西极粗野的骂人话。

来，赶忙让他停车，我就是急促促下了车而将皮包忘记了，待那辆出租车已经走得无踪无影，我才想起我的皮包还在车上！

没了电话本和钥匙，我从8号院回来进不了门。明明是我的家，我不能进去，贴在门扇上的宋版木刻门神拓片——秦琼敬德不认我。直等到孩子从学校放学回来开了门才歇着，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又都中断了。同事的老婆患病住院，我得去看望，不知道了医院的电话和病室的床号；熟人的孩子参加了成人考试，答应了替孩子去查查分数，忘记了自考办的同学的呼机号；一部中篇稿件邮递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收到了还是没收到；为盗版而引起的官司，需要通知律师商量出庭的事宜；家乡的父母官到了西安，住的是哪家宾馆哪个房间；单位出现人事内讧，急需向上级领导汇报而先要和领导的秘书约定时间……没有了电话本我一下子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是个瞎子、聋子、星外的来客，一条在沙滩上蹦跶的鱼。我大声地发着脾气，门却“咚咚”地被敲响，是市人事局送来一查表格要填。我坐下来写：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一九五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这样的表格我至少是填写过一百多份，看样子我还得继续填下去。若论起官衔来，我也是有着相当多的官衔的，小到《美文》杂志的主编，大到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从未体会到“人上人”的滋味，把掌柜的当成了伙计我是有经验的。我想，它们对于我在活着的时候百忙而无一利，好处一定是会在我死后的追悼会上念出职务一大串的。但这样的表我得一份又一份填写着。又有人狼一样地叫喊了：“407——！4——0——7——！”这当然喊的是我。我走下楼，是邮递员送来电报。“你是407吗？”他要证实。我说是的，现在我是407，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说完了，我也笑了，原来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呀，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和那一把钥匙！我重新返回

楼上继续填写我的表格。在四楼的楼梯口上，隔壁的那位教授(他竟然正是数学系的教授!)正逗他的小儿玩耍。他指着小儿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对小儿说：“这是你的头，这是你的眼，这是你的鼻子……”小儿却说：“都是我的，那我呢，我在哪儿？”教授和我都噎在那里，亏得屋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就那么狼狈地逃走了。

“谁呀？”

“我找贾平凹！”

“你是哪里？”

“我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您是贾平凹吗？”

“是……贾平凹的哥哥。”

“贾平凹还有个哥哥？”

“是堂哥吧！”

“哇！我终于找到啦！我寻不着贾平凹，我却寻着了0298302328！”

“……”

“他现在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找他，要不，我明日就坐飞机去西安了！”

我是离不开电话的，但最令我胆战心惊的就是电话，它几乎是每10分钟就响一次，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呼你、催你、逼你，永远不让你安静地待一会儿。一个人的名字，当然包括他的数字，就是咒与符，有的名字和数字会给你带来吉祥，有些名字和数字带给你的却是烦恼和灾害，我称我的电话是勾命的无常！现在，电话里的声音是个女的，好听的东北语调蛮有节奏，说着说着已经开始带有“哭音”了。我只好坦白了我就是贾平凹，问什么急事？她在那里高兴得拍桌子，啪啪啪，她说他们在编一套关于知青的回忆录丛书，一定得我参加，然后是一大堆“奉承”我的话。奉承是廉价的，当年全国都在说“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并没有活到1万岁；我是40过半的人了，自觉已经静正，不以宠辱而动心。我说，我现在正身心交瘁，上有老下有小，还都有病；我也肝心胃坏了，需要去养一养，这套丛书恕我不能参加了。女编辑却就是不肯放我，而且允许我放宽交稿的时间。我没出息，缠不过她，也是我一时要逃避，

就说那好吧，让我考虑考虑，3天后给予答复。

进入中年后，我是明显地衰老了。头发脱落，牙齿松动，四肢愈来愈细，腰腹日渐宽大，是一个“人蜘蛛”。我诅咒我的中年偏偏是在了世纪之末，国事家事个人事是那样日日夜夜烦扰我。我没有失眠的时候，只是没时间去睡。我的同学，住在楼下另一个单元的已经是文学系教授的冯，他和我做了两年邻居，他说：“你是党员，特殊材料制成的，我要是你这般累，恐怕已经死过两回了！”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之所以不死，是并没有得道，或者说，一个人的苦难还没有受够，上帝是不会让你快乐地死掉的。我和冯教授喝酒——我们常常喝酒——他常常就醉了，他爱说：“但知酒中趣，勿与醒者传。”而我则把我经受磨难的秘诀告诉了他，那就是逃避。

我逃避了女编辑的硬缠软磨，窝在了大沙发里喘息，脑子却不由得想到了往昔知青的岁月。说来真是奇怪，距离了知青生活25年，25年里每每作想了那5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和珍贵。漫漫的长途上，竟然有一片林子，林子里有野花和荆棘的草坪，有划动着蜉蝣的水池，该坐下来嚼嚼身上口袋里已经风干的馍饼了。



## 初中生活

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从没和人打过架，也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个子矮，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我没恼过。我虽然体育成绩不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跟着队员跑过来跑过去，就觉得没意思了，再也不爱球类。我在没人时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只是牙不整齐，后来就羞口了。

我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时14岁。细长的脖子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顶上有一撮毛儿。我打不过人，常被人揪了那撮毛儿打，但我仍笑，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回家已经半年了，书就挂在土墙上的木板上。~~

回家已经半年了，书就挂在土墙上的木板上。门前的台阶上见天有红卫兵在串来串去，扛着呼啦山的红旗。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从河里捞了七八个老黑鳖，用柳条穿，站在那里对河边的汪子喊：王毛钱！王毛钱！汪子站在水下，一个红卫兵擦着黑土地从那一块冒着烟儿的路上走来。

（他是个老标兵司令，打的是“独立战兵团”的旗子，我和堂弟就“嗤”地笑。堂弟穿着的是件花衣裳，动不两嘴从地埂上把一桌土被嘴里吃。他要让我不可思议，就压住他掰开嘴去掏。司令立在那里站了好久，最后提点那串老黑鳖去了，交换的是那一顶草绿色山军帽。我的脑袋大（但我偏不给堂弟，回家后用剪刀把帽子后沿剪了一个儿，左戴一个夏天和冬天。）

我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时14岁。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毛儿高翘。我打不过人，常常被人揪了那撮毛儿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回家已经半年了，书包就挂在土墙壁的木橛上。门前的公路上见天有红卫兵在串联走过，扛着呼啦啦的红旗。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从河里摸了七八个老黑鳖，用柳条穿了，站在那里对路过的汽车喊：五毛钱！五毛钱！汽车没有停下，一个红卫兵摇摇晃晃地从那一片冒着白烟儿的路上走来。他是个光杆儿司令，打的是一面“独立战斗团”的旗子，我和堂弟就“嗤嗤”地笑。堂弟穿着的是件花衣裳，动不动就从地埂上抠一点土放嘴里吃。他爱吃土，令我不可思议，就压住他掰开嘴要掏。司令立在那里看了好久，最后提起那串老黑鳖走了，交换的是那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我的脑袋大，军帽戴不进去，但我偏不给堂弟，回家后用剪刀把帽子后沿剪了一个口儿，直戴过了一个夏天和冬天。

许多人开始改名了，改成“红卫”、“卫东”和“卫彪”，我改做“志强”。但这名字没有叫开，因为我姓贾，叫起来是“假”的。30年后，西安的一家夜总会，有人用粉笔在门墙上写了对联：假名假姓假地址，假情假意假亲热。横批：钱是真的。我就想到了那次改名。我那次改名倒是一派真诚，只是姓不好。这个姓决定了我当不了“左”派。即使从政做领导，也天生地不会让部下生畏的。

那天，军帽差不多戴得油腻兮兮的，端了碗蹲在猪圈墙上吃早饭。棣花街是世代代每日吃三顿饭的，9点一顿，14点一顿，晚饭就没迟没早了。据说县城附近的村庄已开始吃两顿饭，这就让棣花街的人非常骄傲。我吃的是煮了

离15里。

一个扑上去扇了一个耳光，一个顺地倒扣了一个交椅，双方的家人就闹声打起来了。我害怕，抽身逃走，一边走一边说：“哪里，哪里有打，怕领毕业证去啦！”

学校在雷镇，丹凤境内十二有七都是山寨，平川地就是丹江两岸，而两岸的好地方只有龙驹寨、雷镇和棣花。龙驹寨是县城，称城里，~~雷镇~~ 棣花称乡，雷镇就是镇。两年前第一次到镇上，是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的。镇上的街道那么长，正逢着集市，人多得房子把两边木板门面挤塌了似的，父亲和我好不容易走到镇西头的大华市街上。那里有一棵大树，几个人挡不过来，我带着药树一动不动地。父亲去给我买作业本，蹲着，旁旁一个钉鞋的，钉一会儿鞋，从怀里掏出个小玻璃瓶喝一口，真是美极了！后来，父亲回来，带着我往东走，路过一家国营饭店，饭店的主任是我的舅舅，人，米图心，肚子很大，父亲和他说话，我却一眨一眨地盯着锅台上炒菜的锅。三碗百菜，百菜已经捞出来时间好，上也山一后有吃碗，~~雷镇~~ 雷镇的东边有个食堂，里面是烤出来的烧饼，一只苍蝇在上头乱飞。我是很苦的日子没吃过这样的烧饼和鸡蛋了，盼望